

FENGYU
RENSHENG

风雨人生

松凌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一段遭受追捕的漂泊，
一个山乡获救的游子，
一串恩爱编织的情结，
一片思恩图报的赤诚，
曲折、离奇、朴实、感人。
你面对的是一个饱经风雨、感悟了自我的人生。

风雨人生

松 凌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雨人生/松凌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1.2

ISBN 7-80094-956-7

I.风…

II.松…

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8188 号

风 雨 人 生

松 凌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5 字数 253 千字

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 册

ISBN 7-80094-956-7/I·490

定价:16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联系:大众文艺出版社市场经营部 电话:84040746

小说《风雨人生》的简介

小说《风雨人生》基本上定格在 80 年代。主人公原是一名优秀的工人。由于冲动地对待了一个意外的刑事案件，他以前途、家庭、爱情的代价，换取了飘泊。在飘泊之中，一个个不如意接踵而来，让他万念俱灰。他在莽原上遇上了暴雨，他与它挣扎，但最终被暴雨打昏。当他醒来之际，却发现自己流落到一个难以想象的贫困山村。从此，他在这个他极不情愿生活的环境中扎下了根，而且很深。在这里，他有了新的名字，有了土地，还有了妻子和女儿。在这里，他成了一名乡村教师。渐渐地，他由原来的抱怨，到后来的情愿；最后，他竟觉得欣慰，生存有了精神寄托，找到了人生的自我。从此，他不再留恋自己的真名实姓，身世以及故乡。他埋头做一名农民，一名乡村教师，一个平凡的人。就这样他在这个穷山村生活了十多年，和他所接触的人们演绎出一个个新的故事。

小说《风雨人生》以贫困山区人们生生不息的精神为背景，重点描写了主人公在穷山村隐姓埋名时的几段爱情经历，力图反映这个变革时代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异，尤其想弘扬一种催人奋进的创造精神。

中国的警察还穿白制服的年代。

在J市公安局预审科里，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，将本案的嫌疑犯——吕继良，押入该科的专案小囚室。“哐唧唧”双层钢板门相继被关后，锁紧了，严严实实的，恐怕连只蚊子也不能再飞进去。

已经两天了，马拉松式的审讯才停止。警察们轮番上阵，把吕继良折腾得十分疲惫。他的思维开始紊乱，有好几次，他烦躁地试图站起来为自己申辩，却每每被身后守着的法警有力地按回到椅子上。但是，他一直没有钻入他们设计的一个个语言圈套，始终坚持无罪的立场，不变逻辑的应答他们的提问。

这小囚室是个单间，很整洁，没有窗户，囚室内惟一的陈设是一张铁床，除了紧锁的铁门，惟一能通往外界的渠道是便溺器的下水管道。

吕继良踉跄几步，瘫软地躺到床上，想好好地歇息一下。可是由于心事重重，怎么也睡不着，头脑中乱糟糟地想个不停。

他们终于停止了审讯。继续下去，自己会真的挺不下去，会垮，会胡说八道的。他们为什么对自己如此斯文，竟一指也未动弹？倒像是在例行公事，翻来复去的总是那么几句，瞅不出非要自己身上寻求什么突破。但是这种长时间的审讯也的确是一种难以抵御的精神折磨，真正的罪犯会因无法熬过去而暴露马

脚。自己则不然，杀人完全是被迫的，那些人把自己逼到了那个份儿上。证人、证据都是明摆着的。可警方似乎对此无所谓，这是为什么？听警官的问话，好像已经确认了自己有罪。这对自己实在太不公平。

吕继良愤愤不平地想着，渐渐地和周围的环境联系在一起。这盒子一般的屋子，死一样的寂静，无人理睬，无人问津，就连自然光线也不曾透入一缕，孤单得让人恐惧；加之正值暑伏，室内异常闷热，浑身汗淋淋的，脑袋也有胀大之感。寂寞之中只有那盏白花花的电灯，一刻不止地与他作伴，虽然被笼子罩着，但仍然贼亮贼亮的。他想起身将灯关掉，可满屋找不到一个开关。在这里，他连主宰黑暗的自由也没有，在灯光不停地照耀下，他开始躁虑不安起来。那灯光好像能发出“嗡嗡”的振鸣声来刺激他，他感到屋子的立角扭曲得倾斜了。在这与世隔绝的空间里，抑郁感不断的增强，憋闷得吕继良终于失去了理智。他从床上跳起来，蹦到紧锁着的大铁门前，拍脚猛踹那扇坚固的家伙，不断地、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快——快开门！把门打开，放我出去！我是无罪的！”

铁门的监视窗打开了，看守冷冷说道：“给我老实些，不许乱闹。”

“快放了我！你们想怎么处置我？我是清白的，我没犯法。”他不断踢那门。

“喂！”看守鄙夷地望着狂躁的吕继良说：“我看你是不像个有罪之人。那么是我们在犯错误？是饭桶？所有住过这屋子的人，都像你这么说。可他们却都是最狡诈的家伙，是最残忍的、最让人想不到的罪人。让我放了你，谁敢？这次连我们局长都做不了主，发落你的是省厅的大员。”

总算有人跟他搭话，吕继良显得十分激动，问：“你说他们是

从省城来的？”

看守讥笑道：“嘿嘿，真没想到，你会被他们看中。都是省里有头有脸的人，不容易哟！”他要关上监视窗。

“等等，你告诉我，他们什么时候会放了我？”

看守的脸由刚才的讥笑，渐渐变得神秘起来，阴森森的，近乎于恐怖。他说：“你还不知道吧，凡在这间屋子里呆过的人，十有八九会被送往另一个世界。我看你还是消停点，别惹我心烦，否则一天不给你水喝。”

这位看守再也无意答理吕继良，将监视窗关上了。

铁窗铿锵的撞击声和看守刚才的一席话，像重锤一样砸在吕继良的心头，他的肌体开始松软无力。他的信心曾是那么坚定，可现在，怀疑侵入了他的心理堤防，他顺着铁门滑坐在水泥地上，漠然发呆。

他一动不动地坐着，脑海里零乱的思绪始终不能理出头绪，一会儿是这，一会儿是那，没了什么方寸。吕继良解释不了几天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，解释不了为什么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？更预测不了未来将会怎样？茫然之中他的思想变得更加混乱，而且不时地穿插着一段段往事。

吕继良是靠妈妈一人抚养成人的，父爱在他的记忆里十分淡薄，几乎没有。不知是哪一年，约莫四岁，他依稀记得：爸爸抱着他，亲吻他，用胡子茬扎他的嫩脸，扎得他难受。此后姑妈把他带到沈阳的奶奶家住了三个月，当妈妈把他接回J市，他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父亲。长大后吕继良才知道，父亲原是省一家大型机械厂的厂长，因积劳成疾，患癌症早逝。吕继良是独生子，父亲又是机械厂的功臣，后来便免于“下乡插队”，而直接进入工厂工作。上班的第二年，国家恢复“高考”，他本来很有可能参加考试获得再次学习的机会，但此时厂里刚刚引进了一批外国设备，

他是当时惟一能操作这些“洋”玩意儿的中国工人。他权衡了轻重,放弃了“高考”。接下来的两年,他被评为市劳模,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还带领本班组获得“市级青年突击队”的称号。

想到这儿,吕继良似乎好受了许多,甚至忘了眼下的窘境,有些沾沾自喜。

他的眼前呈现出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的火热场面:车间里、机床前是他和本班组伙伴们劳动的身影。他虽然年轻,但是技术是最过硬的,工友们都服他听他指挥。他全力帮助每一个同志,哪怕一些曾经是“渣子”的人。他使这个集体是那么融洽,那么富有朝气。大家一齐在工厂表彰大会上登台领奖,佩戴着大红花,引吭高歌。吕继良还在全厂职工面前作了先进事迹报告。

吕继良目不转睛地盯着墙,脸上的肌肉在痉挛,嘴角不自觉地抽动了几下。置身此地,他对往日时光无限眷恋。他爱机械厂,它座落在城东的松花江畔,厂里大部分职工的家都聚居在这一带。他热爱劳动,爱那些朝夕相处的工友。他爱妈妈,她对自己寄予了太多太大的希望。妈妈从事教育工作,在J市某小学教书,每天下班都很晚,批改厚厚的作业到深夜,然后洗衣,休息;第二天,妈妈起得很早,做饭,把儿子午间带饭的饭盒准备好后,就赶公共汽车上班去了。妈妈就是这样,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熬过来的。他从小就生活在J市,也爱这座城市。它美极了,四周青山叠翠。松花江宛如玉带盘绕着这座城市,平静的江水,在阳光下泛着粼粼的波光。垂柳的树影在波纹中荡漾,柳树丛丛地在江畔俏立,微风吹过,枝条顺畅地轻摆,如同新娘的裙纱在飘舞。江水、远山、翠柳、江桥,最出众的要数哥特式教堂,它尖尖的顶,在几十里外的江堤上都能瞧得见。它们共同勾勒出一幅无与伦比的、清秀的中国画。然而,中国画就如同初恋,纯洁得不能随意涂抹,颜料烙在白纸上直到纸儿腐灭。吕继良想

起初恋的情人——李帆。他们俩人在画一般的境界中漫步、嬉戏、甜甜蜜蜜。他还记得与她第一次相见时的情景。在机械厂的热饭处，她第一天上班，无意中与他撞个满怀。他的饭盒掉在地上，饭菜洒得到处都是，可他顾不上这些，只顾瞧这位不期而遇的姑娘。吕继良看呆了。后来他才知道，李帆是恢复高考后，师院的首批毕业生。他们一见钟情。

现实环境已不能与吕继良的想象吻合，越想越让他陷入迷茫。那天在机械厂大门前被警察带走，他没有一点精神准备，一切都是那么突然。想到此，吕继良愤然挥拳砸在水泥地上，却感觉不到丝毫的疼痛。他已沉浸在痛苦与渴望之中，竟连铁门开启的声音也未察觉。

“吕继良，有人来看你啦。”看守轻声喊。

吕继良慢吞吞从地上爬起，僵滞地望着门，似乎不相信自己的听力。心想：“是谁？将给自己带来什么？”

她四十五六岁，身行利落，动作快捷，是长期从事教学工作而养成的习惯，几天来，两鬓又新增了几丝白发。

是妈妈，这个世界上吕继良惟一的亲人。他抢步扑进妈妈的怀中，一肚子委屈汹涌而出，就像未成年时一样。

“良子，妈妈来了——妈妈来了。”

没有人比她更了解自己的儿子了，几十年来相依为命，是她的心血和爱抚育了他。今天，在这种地方相见，怎能不感慨万分？

妈妈是个有修养的人，承受能力不比一般。她率先止住了呜咽，拉着儿子走到床前坐下，慈爱地抚摸着儿子的脸颊，看到他憔悴的脸上还没愈合的伤痕，心痛不已。

不等妈妈开口，吕继良便迫不及待地问：“妈，您相信我吗？您该相信我，这不是我的错，是那个流氓逼得我杀了他。我从来

没认错过。”

“我相信。”妈妈慈祥中包含着酸楚。“我相信，你啥样，妈最清楚。就算妈怪你又能怎样？昨天我去过厂里，上上下下的人都在为你担心，领导也在为你奔波。我等不及他们，便先来看你。”

“您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“是他。”妈妈指了指身后的民警说：“是他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把我带进来的。”

吕继良认识这位民警。他是妈妈的学生邢文义，是机械厂一带有名的模范民警。那天出事，吕继良就是找他报的案。

那天后半夜，邢文义接到吕继良和李帆遭袭的报案，连夜赶往事发现场，才知出了人命，而后又去医院看了尸体，取证调查，认定吕继良是正当防卫。他将该案的调查材料以最快的速度上报分局。分局值班领导将案卷留下，告诉他撤出案件的调查工作，此案关系重大，上级已有了指示。邢文义感到奇怪，心想：“上级怎么会比自己反应的还要迅速？”后来一打听，才知道死者于雷是省公安厅于副书记的儿子。省厅“一把手”即将离任，他最有希望成为继任者。于副书记还主管省厅的刑侦业务。此案是其夫人——于雷的后妈一手操持的。邢文义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吕继良很可能成为亲情与权势的牺牲品。他来到吕家，安慰自己的老师，并多方打听拘押吕继良的地方和上级对待吕继良的“精神”。当他得知了吕继良的消息，便不顾禁令，沟通了最好的关系，带着老师来探望。

吕继良万分感激，他急于了解自己的案子，问：“大哥，我的事有什么信儿？”

“我已经打听过，你的案子是由省厅来的人亲自办理的，现在没有任何消息。其实你的案子根本没什么大事儿，现在厂方

也很努力,都为你说情,各方的证言对你也很有利。不过……”。

“不过什么?”

“不过没什么。你在这儿别背思想包袱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,我们大家都在尽力而为。”他用一种轻松的口气,把已到嘴边的原话咽了回去,他不想把自己的忧虑流露给面前的母子。

吕继良没再追问案子的事,转向妈妈问起李帆的情况。

“你小子就会跟妈兜圈子,有这么好的对象也不告诉妈。这两天她常来家陪我,安慰我,还时常被公安局传去录证词,可难为人家闺女了。”妈妈责怪儿子。

“妈,告诉她,我没事,让她别为我担心。”吕继良越发眷恋她。

邢文义和他妈是偷着进来的,所以他们没有时间谈更多的事情,就匆匆地离开了。

囚室中又只剩下了他一人,不过吕继良的心情平静了许多,他不再胡思乱想,而是对这件事情进行理性的分析。他认为自己是葫芦里的蝥蝥,指望外边出现奇迹是不现实的,或许问题比邢文义说得更加严重,他一定是在安慰自己。如果本案不涉及到其它因素,不可能严重到省厅亲自出面查办。现在惟一能做的是什么也不去想,慢慢地熬,不能垮,不听天由命又能怎样?

可怜的吕继良,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杀死的是省厅重要领导之子。他努力去适应被囚禁的生活,在没有审讯的时候作徒手操,以排解孤独,打发平淡的时光。现在他反倒不急了,就像修炼的僧人。急也没有用,自我超脱也就罢了。

这天,他练了几组动作,满头是汗,正要坐下歇会儿。囚室的门开了,邢文义匆匆从外边进来,他严肃而庄重地说:“你的案子将告一段落。”

吕继良乍听这话心中先是一喜,然而邢文义的表情却提示

了他,事情并不妙。

“由于在本市,证人、证词和各方的舆论对你十分有利,这样下去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省里现在下令,将你押解到省城继续办理。那样这边的一切都指望不上了,事态将不明朗。我和我战友,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来通知你,好让你有个准备。可能明天一早就走。家里的事你就放心,我会照顾你母亲的。你要多保重,见机行事。”邢文义说完要走。

“大哥,您能不能告诉我,他们为什么对我如此严厉?我罪犯在何处?”

“他——他是省厅书记的公子。”

远远望去,城市被雨幕笼罩着,大雨滂沱。身着雨衣的警察把吕继良押上了“面包”式的囚车,按计划赶往省城。

警察们的目光威严冷峻,比车厢外的天更阴沉。此行最高指挥官是坐在前排副驾驶位子上的科长。后厢四个警察,两个坐在犯人的对面,两个左右夹着犯人,十分严肃,一句话也不说。只有司机一开始就不停地咒骂这该死的天气。

雨越下越大,雨点打在车篷上啪啪作响。

吕继良暗自思量,到了省城可是举目无亲,在那种境域中将向谁诉冤呢?不往坏处寻思,就是被判个十年八年的也不划算呀,不仅冤情石沉大海,美好的青春不就在高墙之中荒废吗?他不想放弃一线希望,看到单调的旅途已逐渐使警察们的警觉有所松动,于是便鼓起勇气向表情严肃的警察发问:“同志,你们看我的事还不算大吧?”

吕继良身边一位身材高大的警察竟不加思索地说:“谁是你的同志?你想事情大不大,你把我们书记搞得死去活来的,知道吗?‘一把手’已经‘二线’了,他马上将是咱们的‘老大’。这次不让你死,也得二十年往上。他可是老革命啊。”这时他对面的

警察撩起眼皮,看了他一眼,并轻轻的踢了他一脚,示意这粗犷的警察不要乱讲。

车厢里又恢复了沉寂,只听得到汽车马达声和车窗外的雨声。

还算不错,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。吕继良没就此乱了阵脚,只是愁苦自己本不该遭此不公,只因那于雷是高干子弟?这是对自己的伤害,难怪邢文义的表情总是那么严峻。自己估计的十年还不够,还要二十年,甚至要去抵命?吕继良虽然相信正义,但历史上被冤屈的例子还少吗?。如果二十年后再纠正案情……。

从J市到省城的路程有120公里,正常行驶大约要用三个小时。现在雨大,囚车的速度很慢。车子的颠簸,使警察们的神经松弛了许多。几天来,他们撤家舍业,太劳累,此时有的开始养神,有的打起了盹,还有扒着车窗遥望雨景的。

这时司机请示说:“科长,现在雨太大,水已经漫上了路,咱们是继续前行,还是返回J市?”

“现在到了什么地方?”

“两镇之间,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。”

“咱们等雨停再走怎么样?”

“不行,雨太大,咱们又处在山坳中,地势低洼,容易被山洪围困,人车都有危险。”

科长下达命令:“往前走,如果有能避雨的地方,避避雨待天好再走。”

囚车继续在被水淹没的公路上前行。

突然,这车向右一栽,司机只来的及说声“不好”,车便翻下了路基。霎时,水灌入了车厢。被翻车搞得天旋地转的人,马上又被泡成了落汤鸡,好在车速慢,又有水的阻力,基本上是“软着

陆”，没人受伤。不知是谁打开了车的后门，几个警察依次钻出了车厢。外面的能见度极差，迷迷茫茫，雨如瓢泼。此外积水齐腰，辨不清哪儿是路，哪儿是沟。

“怎么办？”科长问。

“惟一的办法是一齐用力，将车抬回公路。”

于是所有的警察都到车的一侧掀车。

吕继良在车内呼喊：“把铐子给我打开，我和你们一起抬。”

几个警察面面相觑，再瞧瞧被铐在车扶手上、半浸在水中动弹不得的吕继良。科长冷笑道：“不行，我们几个宁可一人多摊他几十斤，也不劳您大驾。”说着，他们一起喊着号子向一侧用力。尽管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囚车依然一动也不动。

司机向科长建议：“咱们只能放弃这车，押着这小子找个地方避雨，然后求老乡把它弄出来。”

就在这时，迎面驶来一辆大客车。行至此处，车身一栽也滑得倾斜。停车后，从上面跳下二十来个只穿着短裤的棒小伙子，个个肌肉发达，如同金刚。他们没费多大事儿，就将倾斜的大客车扶正。科长前去求援。这些人毫不推辞，一拥而上，像拍棉花一样，轻轻松松将囚车放回正路。警察们个个气喘嘘嘘；而这群小伙子们，欢蹦乱跳地登上了大客车。再看大客车的门上写着——省体工队。科长目送着大客车远去，赞许道：“小伙子，真棒！还得是专业队。”当他再向囚车内观瞧，顿时惊得像尊泥菩萨。

车厢内除去吕继良的衣裤，剩下的只是挂在扶手上那开着口的手铐。吕继良已没了踪迹。

几个落汤鸡般的警察没办法，只有空着手回省厅交差。此前于书记已被儿子毙命的消息弄得几度昏死过去，住进了医院。他的夫人听说吕继良逃逸的事情，大发雷霆，骂这些人是饭桶。

她命令秘书与J市方面联系,火速追捕逃犯,并在全省范围内签发通缉令,给吕继良布下天罗地网。

原来,吕继良在众人抬车之际,别开手铐,脱掉衣裤,混在那群光身子者中,上了大客车。

回到J市,吕继良裹着一件运动衣,直奔好朋友高小个子家。高家没人,门锁着。他趁雨大没人注意,跳过板障子,别开窗户进了屋,找了件风衣披上,等候高小个子回来。

高小个子喜好交友,经常领朋友回家“欢聚”。惹得父母心烦,索性把这套平房腾出来,让他一个人生活。今天,小个子下班,发现吕继良坐在家中,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当他确认以后,一把抱住了吕继良。

吕继良将发生的一切,对他叙述了一遍。

高小个子皱皱眉说:“大哥,你现在可是在逃逸,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你的,再次被捕,将罪加一等,有理也变成没理,他们可以制你于死地啊。”

吕继良沉思片刻说:“是啊,当时只是本能的驱使,没考虑到有这么严重的后果。可是真的去了省城,在那里我无亲无友,他们若用高压,还不知怎样呢。所以我一见有机会,就办了这件糊涂事,他们肯定会全力搜查的。他们知道我们是好朋友,你家决不是久留之地。现在雨小些,我马上就走,决不连累你。”他转身要走。

“大哥,你听我说。”高小个子拦住了他。“几年来,我们以心相处,情投意合,是你使我这个浪子变成了君子。今天,你在危难之际,能想到我高小个子,就让我心满意足了,证明我在你心中有一席之地。为了你,我什么都能豁出去。不过,我家确实不是留你的地方,几个小时之后一定会来人搜查的。我们趁现在雨大,没人注意,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点。我舅家在江东,过了

大铁桥不远，前不久他家盖了新瓦房，旧房子空闲着。我带你去那里，一定没人注意的。”

就这样，吕继良在松花江东岸的小茅舍内安静地藏匿起来，一晃就是一个多月。此事只有高小个子一人知道。

过了立秋，东北的天气很快就凉了起来，雨燕结队聚集在高压线上准备南迁了。这天，高小个子在家收拾秋装给吕继良送去。他拿着大包裹正要出发，却发现李帆早早就将门堵住，高小个子强行使自己镇定下来，脸上迅速升起机械的笑容，放下手中的包裹，侧身将李帆让进屋里。

李帆毫不客气，进屋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对高小个子说：“小个子，要出门吗？”

“噢，正要去看——去看一个亲戚。”

“是什么亲戚？”李帆慢条斯理的问道。

高小个子眨巴着眼皮，心想，莫非她猜出吕继良被自己藏起来了？不管怎样，先试试她。

“你对这感兴趣？”

“我想知道你要探望哪位亲戚？”

“你未免管得也太多了吧。”

李帆从沙发上站起，先是沉稳地围着高小个子转，试图用精神压力战胜他。不过，她就像肥皂泡，很快露出渴望的本意。这些天机智的李帆看到通缉令，警方也加紧了对自己的盘查，便猜到吕继良一定就藏匿在本市。她无时无刻不在为他担心。今天，她实在忍受不住，便来找高小个子质询。她祈求道：“小高哥，别再跟我打哑迷了。我清楚他就在本市，可如果没有你的帮助，他是不会这么安静的。这些天我的心总不能平静，他此次事发，完全是为了我。我能不为他担心吗？我不求非得见他，只要你点点头，证实我的猜测，知道他平安无事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告诉他,我时时刻刻都惦念着他。”

看着泪流满面的李帆,高小个子的心软了。“知音,她太了解他了。”他被她们的恋情所感动,被李帆的赤诚所打动,下意识地点点头。

姑娘脸上即刻浮现出喜悦,问:“我能否同你一起去看他?”

高小个子有些后悔,于是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说:“不要得寸进尺,一定要守信用。现在不是时候,回去吧,将来风平浪静的时候,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。我俩今后得少来往,以免走露了风声。”

李帆最后的要求被拒绝,但就是这一点点收获,就足以让她兴奋得几天不能入睡了。走路的步子,轻快得与几天前判若两样。然而,一件意外的事情,被李帆遇上了。从高小个子家出来,路过机械厂大门时,她被不远处的聂文光盯上了。

聂文光曾是机械厂的职工,今年二十二岁,但却显得比他实际年龄老道许多。不知什么原因,去年他被机械厂除了名。这个人很怪异,别人说他很难相处,不善言语,与人搭话总是心事重重的,让人摸不透。除了赌博,没人知道他有什么喜好。据说聂文光曾与吕继良有段过结,在偷盗公物时被吕继良扭住过。所以,最近他十分关注吕继良的案件,常常来机械厂询问些最新进展。今天,他的关注在最不被人留意的地方有了结果。李帆是机械厂最出色的美女,她与吕继良的恋情尽人皆知。这个决定李帆命运的小人物,看到李帆兴高彩烈的从眼前走过时,心想:“吕继良逃逸在外,她本该愁眉苦脸的,莫非……?”聂文光是一个固执的人,他不能让这一缕疑惑有半点含糊。他自言自语:“一定要水落石出。”

其实,世界之大无奇不有,只是李帆这样的年轻人,从前的